

红楼梦 ● 本事大揭秘

红楼梦

真諦

辽宁古籍出版社



导 读

1934年，西京出版社出版的景梅九的《红楼梦真谛》，是一部大杂烩式的索隐派红学著作。王梦阮、沈瓶庵的“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爱情故事”说，蔡元培的“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说，邓狂言的“排满”说，寿鹏飞的“康熙诸皇子争储”说，以及早期索隐派的“明珠家事”说等等，景梅九尽皆兼收并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发挥。用景梅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批评本书有三义谛：第一义谛求之于明清间政治及宫闱事；第二义谛求之于明珠相国及其子性德事；第三义谛求之于著者及增删者本身及其家事。”结果在这“三义谛”的幌子下，其前索隐派著作所涉及到的明清间的家事、国事、天下事，竟全被景梅九“索解”了出来！

在谈到自己的著书缘起时，景梅九特地援引了其友人唐易庵的一段话，作为《红楼梦真谛》的立论基础：“《红楼梦》为思明而作，红字影朱字，恐人不知，特于外国女子诗中标明‘昨夜朱楼梦’一句以明之。悼红轩即悼朱轩；宝玉爱红、爱胭脂，皆爱朱之谓，言玉终恋朱明也。且宝玉以极文雅之人，而赌起咒发起誓来，却效《西游记》猪八戒声口，亦作者弄狡狴之处。再说木石两字，则因坊间所传《推背图》，以树上挂曲尺影朱明，今于‘木’字添‘石’字首两笔，恰成‘朱’字。惟恐人不察，故又名本书曰《石头记》，言取石字头以配木而成朱，其心思可谓入微矣。又，林黛玉代表明，薛宝钗代表满，两人

姓氏，由高青邱《梅花诗》中‘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两句取得。雪（薛）下着满字，林上着明字，昭然可观。……至《风月宝鉴》影清风明月，作者于明清之间诚有隐痛。”对于唐易庵的这一番话，景梅九非常赞赏，夸赞唐易庵“非心细如发，何能至此”！他也由此受到启发，于是“乃具一副眼光，以读本书，果然发见无限妙文与暗藏之真谛”。那么，景梅九所谓的“另具一副眼光”究竟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索隐派所惯用的那一套牵强附会的文字游戏！即以其所引唐易庵的一段话为例，即可看出《红楼梦真谛》一书的索隐派本质：

第一，为了证明“《红楼梦》为思明而作”，景梅九一再强调“红字影朱”，并举“悼红轩即悼朱轩，宝玉爱红、爱胭脂皆爱朱之谓”等等为例，这不过是存了“红字影朱”的先入之见，将词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妄加联系罢了。若按景梅九的这种思维方式，将《红楼梦》中的“红”字全部改成“朱”字，例如“小红”改成“小朱”，“红了脸”改成“朱了脸”等等，《红楼梦》岂不要变得不伦不类？

第二，《红楼梦》中有“木”、“石”两字，景梅九先用“拆字法”将“石”的一横一撇拆下来，再将之加到“木”字上，就变成了一个“朱”字。《红楼梦》是一部洋洋百万言的长篇小说，若按这种文字游戏手法乱拆一气，是否想说什么就可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第三，景梅九所说：“林黛玉代表明，薛宝钗代表满，两入姓氏，由高青邱《梅花》诗中‘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两句取得”一段话，乍看似乎很有道理，但他由此再往前推，并一口咬定这二人一个代表满清，一个代表朱明，则又是主观性甚强的臆测之词了。尤其是景氏为了支撑自己的这一论点而妄加搜寻的那些“证据”，如说“黛玉代表亡明，故写得极瘦弱，风吹欲倒；宝钗代表满清，故写得极丰满，气吹欲

化”等等，则更陷入了牵强附会的深渊！

景梅九自诩他从《红楼梦》中发现的“妙文与暗藏之真谛”是“无限”的。所谓无限，实际上不过是将其以前的种种附会之说综合在一起，又以索隐派所惯用的手法进一步地穿凿附会而已。当然，在“明清间政治及宫闱事”、“明珠相国及其子性德事”、“著者及增删者本身及其家事”这所谓的“三义谛”中，景梅九最为注重的还是“第一义谛”。由于他存有明清种族矛盾的先入之见，因而他在“具一副眼光”阅读《红楼梦》时，眼睛里看到的也都是汉、满、明、清、朱、金一类的字眼儿。但无论景梅九用什么方式妄加附会，其观点却也是立不住脚的。

《红楼梦真谛》序一

章回小说原由宋时平话演变而来。平话最著者为《宣和遗事》，乃宋金之际有心人借当时比较通俗之文言，以写亡国之惨痛与恢复之意志，而昭示于天下后世者也。今观吾友景梅九君所著《红楼梦真谛》乃知红书亦《遗事》之流亚，惟遗事乃明写南宋时忘仇避狄之情势，而红书则隐写明清间兴亡。真伪之痕迹，又假借儿女闺房之私，以发挥伤时感世之深心。篇中表示眷念祖国、鄙弃伪庭之处，均可忖度而得，故真谛一名忖真云。考近年来红书索隐释真诸作，较之专以文字评注者为长，而仍不免失之于疏略浮泛，都不逮真谛之精评确切。洋洋十多万言，独为警彻绝伦也。予则尤服其纲要中用春秋托始于隐公之说。尝谓我中华民族文化所以能维持彰著于天壤间而永久弗坠者，皆孔子作春秋，张三世大一统、攘夷狄尊中夏之功也。红书著者乃能窃取春秋之义，先写满清用夷变夏之谬举，终标福善祸淫之正论。虽以史湘云获小麒麟自拟为小春秋，然亦自负不浅矣。吾友知人论世之功，更不在原作者之下。《真谛》末篇论著者之思想，所谓熟处难忘，学人本色，但仍切实推论，不为附会之辞。以是敢断言：本书出世，影响之巨，效力之广，必有出人意表者。是为序。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夏沧洲张继撰

《红楼梦真谛》代序二

答友人询红楼梦真谛书

承询鄙著《红楼梦真谛》意旨如何，以及有问世必要与否，颇觉有感于鄙怀，敢为吾友道之：我国历来学人甚鄙薄一切说部，致不许列入著作之林。最近欧风东渐，始有人提高说部价值，然多注意新著，对旧著仍未置重。惟于《红楼梦》则略异，一般新文学家亦不肯轻轻放过。因而有索隐考证辨证释真抉隐等作，以为之剖判其要略，但求十足曝露原书真谛而无余蕴者，终未有也。此鄙人所以不揣颛蒙，而思一揭其奥秘，以快阅者之心目。本著最初意旨不过耳耳，及追寻著者之思想，又发见原书关系平民精神之点，觉其符合最新社会学说，能超过马格斯一派议论，不禁通身快活，为之发挥略尽，自拟为图穷匕首，实出乎最初意旨之表。且感得最初意旨，无大影响于世道人心，有深悔从前错用心之慨喟。乃不意迩来强寇侵袭，祸迫亡国，种族隐痛突激心潮。遍诵“满纸荒唐言，一把酸辛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以及“说到酸辛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两绝句，颇觉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盖荒者亡也；唐者中国也；荒唐者即亡国之谓。人世之酸辛，莫甚于亡国。“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似不觉亡国之可悲，及至唤醒痴梦，始知大好河山与我长别，则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矣。噫！此非黛玉葬花时节之痴想之悲情欤！“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亡国之人真不知身死何所。瓜分耶？共管耶？印度耶？安南耶？高丽耶？波兰耶？我有宫室，他人是保，我有车马，他人是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鞭笞，我为畜类！“前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昔者惟我独尊，今则寄人篱下矣！平素“心比天高”，一旦“身为下贱”矣，将如金寡妇之忍辱乎？抑如刘老老之谄事耶？将如林四娘之殉义乎？抑如花袭人之惜死耶？将如柳湘莲之肆志乎？抑如包勇、焦大之屈身耶？将如尤三姐之烈性乎？抑如尤二姐之柔情耶？将如邢岫烟之沉默乎？抑如晴雯之暴露耶？将如林黛玉之孤高乎？抑如薛宝钗之圆滑耶？将如薛宝琴之和顺乎？抑如夏金桂之乖背耶？将如史湘云之豪爽乎？抑如香菱之痴呆耶？吁嗟乎！今后之同胞，何拒何容，何去何从？或死或生，或辱或荣，其所以自择自处之分位，均在红楼一梦中。反觉最初意旨为切近之。惟谋其激刺人心，不亚于图穷之匕首，则是鄙著真有问世之必要也。已至将来影响于社会得达到如何程度，殊非今兹之所能预测。知我罪我，更不暇计。此覆。

《石头记真谛》序三

龙门一纪，蔑以加矣。笔垒墨阵，直是一支生力军，突开秦汉间之铁结重围也。然而堂堂之鼓，正正之旗，彼明示诛讨，未感綦难耳。孰谓千载而下，寝食于龙门者，有《石头记》一书耶！满胡淫威烈于汉初，亡明余绪又非秦楚，武人既不能揭竿而起，文士谁复敢秉管以伐？于是假优孟之衣冠，照燃犀之鬼魅，或影事而敲砖，或因物而借鉴，或如鹤隐枫林而露翮石侧，或如月游云外而见形水中。利子之矛，攻尔之盾；沽东邻酒，浇西舍愁。其惨淡经营，庸得以游嬉笔墨拟之乎！移花接木，换步脱形，倘所谓皮里阳秋有弦外音者，是又百千不易于龙门当日矣。予师梅九绎其真谛，与作者赋同心于今古，予未敢序师文。愿为是言，还质之师。癸酉七夕安康王婆楞于《西京日报》社。

目 录

导读.....	1
《红楼梦真谛》序一	1
《红楼梦真谛》代序二	1
《石头记真谛》序三	1
卷上	
《〈石头记真谛〉纲要》	1
叙论	13
先论命名	15
次论薛林取姓	16
次论汉满明清	20
再专论宝玉	27
论书中诗词	35
论著者思想	43
附录	48
别录	61
杂评	73
杂录	77
卷下	
红楼梦真谛	78
评王	78
评邓.....	172
附录.....	211

卷上

《〈石头记真谛〉纲要》

本书注意谶讳、隐语、灯谜、射覆等事，一言以蔽之，曰真事隐而已。则读者非下一番索隐工夫，断无由知其真谛。王、蔡两索隐均有所发明，而遗漏粗疏之处尚多。不佞特以本著补缀之，虽未敢云详尽，而已十得八九；正编未尽之意，概见于别编、附录，以杂评为殿。

关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故本书以射覆为令祖宗，而以见本书之寓意不易知。

隐语之隐亦作谰。《文心雕龙》云：“谰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谗譬以指事也。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本书第一回所谓只按自己事体情理等语，以及不记朝代，皆遁辞以隐意也。假借金玉木石以譬清明，以及假借美人以譬名士等等，皆谗譬以指事也。其文心不让《雕龙》，滑稽过于东方矣。

甄士隐接以贾雨村，作者自谓假语村言。鄙人以评者地位而拟以假予付焉。《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故一名《石头记付真》。各家索隐最疏漏者，为不明木石因缘及石头命名之真谛，以致埋没著者一片深心。故首详焉。

原书最漏泄处，除太子魔魔一案，尚有吉林贡物堂子神秘柳似烟（改柳湘莲而留姓）之轶闻，林四娘之真史（有《聊斋》《虞初新志》为证），并非隐书，而各家无一知者，甚怪。焦大之为王辅臣，包勇之为赵良栋，鲍二家之为博尔济氏，巧姐

之为东娥，鸳鸯之为香妃，晴雯之为李雯，龄官之为大小范（王索知画墙事而不知椿龄典故）等，均有确切证据，绝非影响之谈，而各家知者甚寡，因一一抉出之。

蔡书本《郎潜二笔》之说，谓十二钗皆明珠上客，乃是原作者双关及旁转的妙笔。因当时朝士曾以乾隆庚辰（二十五年。作者尚生存）诸进士拟《牡丹亭》全本脚色，维肖维妙，作者乃戏以自己所写诸女子；暗拟明珠所纳交诸名士，且能令不失本意。如以朱竹垞拟黛玉，不但利用竹字影潇湘馆，且利用朱字以影射黛玉，代表朱明。以高士奇拟宝钗，不但利用其用金豆事影射金玉因缘，且利用高士两字以注明薛字之由来。此戚蓼生序中所谓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跋又曰“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佳处不过一峰；路看两蹊，幽处不逾一树之领悟也。

戚序颇知微旨，就“如捉水月，只把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四语论暗借水月雨花清香，以写满清两字。水月加主是清，又明写清字；水雨花头为满，又暗用香满一轮中句写满字。故接云：庶得此书弦外音乎？弦外音即亡国隐痛。吾人欲读者领略弦外音，而不辞一弹再鼓耳。

本书虽出一手，而删修者不止一人。观八十回本与百二十回不同之处尚多，且八十回本之未删各节概犯忌讳，则知后四十回之经人删改不少，因其正暗写雍正篡夺一案，而有所畏忌故也。能参透此中消息，方许读本书。原作者必与山东人熟悉，以东鲁孔梅溪署题为一证，以用唐寅代表唐人为二证。因山东人读人如寅。葬花诗、桃花社，皆从唐寅借来；且唐寅有美人八咏，而黛玉有五美吟。又唐有宫诗一首曰：“重门尽掩黄金锁，春殿经年歇歌舞。花开花落悄无人，强把新诗教鹦鹉。”正为黛玉写照。书中特提唐寅以此。

董小宛入宫与清世祖逊国为一大疑案，本书写黛玉确有似

小宛处。近人天随生为许指薇叙小宛别传，言之凿凿。若真有其事者，惟不识其从何处得来。往年游甬上遇郑君，与予谈此事，亦大略相同，惟云冒辟疆扮喇嘛入宫，执撞钟役，为小宛所睹得，诉离怀，为小异耳。及阅《清稗类钞》载：“纳兰容若，名性德，一名成德，为康熙朝相国明珠之子。尝眷一女，绝色也，已有婚约。此女旋入宫，容若誓必一见。会遭国丧。故事喇嘛每日应入宫嗒经。容若贿喇嘛，披袈裟，杂其侍以入，果得见。而宫禁森严，始终无由通辞，怅怅而出”一则又与所传辟疆入宫事相仿。或者容若所遭与辟疆同而效其故智欤？《稗钞》又云：“《红楼梦》一书，林黛玉之称潇湘妃子，乃系事实，否则黛玉未嫁而诗社遽以妃子题名，以作者才思之周密，不应疏忽乃尔。其卷百十六回宝玉重游幻境即指入宫事，故始终亦未与妃子通一语。而宝玉出家，即指披袈裟充喇嘛时也”，按此，不失为第二义。而天随生叙述清世祖于小宛亡后积思成梦，梦至五台，遇小沙弥曰：“不欲见三生石上有缘之人乎？乃随沙弥所指，见朱楼中美姝四五人，其尤美者则董妃。大声呼之，嬉笑而不应。乃曰：余念子久矣，今得睹之，岂容错过！小沙弥笑曰：如隔岸河。帝怫然曰：得董妃，虽万丈之渊，吾何畏哉！一跃而下，大惊始醒”。不更与宝玉之梦相似哉？孰真孰假，二者必有一于此矣，俟再考。

大观园，袁子才谓拟随园，人皆知其妄。因其中有正殿仙境，绝非私家花园可比。观宝钗“芳园筑向帝城西”一句，断为圆明园无疑。圆明两字正是“大观在上”的注解，况稻香亭乃圆明园固有名称，尤为显然。

历来专以文字论红楼，皆搔不着痒处，如《红楼梦抉隐》《红楼梦偶论》等，所谓“可怜无补费精神”者。最可笑《抉隐》以忠臣不事二君评紫鹃，却不能指出为明末遗民。其失不外乎空泛，拙著力求避此。

傻大舅笑谈真武庙假墙，一为点明画蔷之为画墙；二为讥笑明末边墙之不固，暗写洪、吴诸人；三为写实康熙不修边墙一事云。自在堪笔记：康熙辛未，总兵蔡元疏请修筑边墙命阁臣集九卿于阙门外而询可否以闻。众未及对，上复召大学士，谕曰：“朕思众志成城，岂在边墙？”诸臣叩首曰：“大哉王言，诸臣见不及此也！”所请遂不准行。按：蔡为大龟，元又与鼃同音，故利用真武龟背作墙，其实是假墙，不及众志成城之为真墙也。又为戚序“双管齐下”一证。

前半部中，甄宝玉影宏光与宝玉之影胤仍相同；后半部之甄宝玉则影永历，所以说出显亲扬名、著书立说、言忠言孝、立德立功一片语，绝非宏光所能讲。观钱饮光《圣德诗》云：“文章贵止辇，太宗宝魏徵。古来神圣主，皆有纳谏名。我皇仁且孝，不大色与声。小臣叨侍从，窃睹神采英。大帅对失措，圣度和且平。所谓诸藩镇，见者识中兴。给谏触太后，愚直气以盈。举朝请加诛，受杖□□□，吸与群臣语，往往叹其清（与顺治去位下诏罪己，文中拒谏饰非诸语正相反）。瞿相老倔强，遇事上书争。温纶皆手答，曾无勉强情。去年献史卷，拟同金鉴呈。今复问主上，还未御览曾。所言过戇直，左右因相倾。上言实未读，朕殊有愧卿。从此事披阅，勿负谆谆诚。举朝歌圣德，臣等实不能。虚怀本天授，皇哉我圣明。”即甄宝玉说的“不致负了父亲师长养育教诲之恩……如今尚欲访师觅友，教导愚蒙”等语，一样虚怀，岂是荒淫之宏光可比？故本书以一人影射数人，不得呆看。

宝玉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笔”，乃暗用吴绛仙典故。《情史》载：绛仙善画长蛾眉，杨帝时拜为婕妤。适绛仙下嫁于万群，故已之，（绛仙为有夫之妇，黛玉为绛珠仙草化身，影射小宛或云容若公子所眷之美人，亦是有夫之妇正合）。封为崑崙妇人。由是，殿脚女争效为长蛾眉。司空官吏日给螺子黛

五斛，号为蛾绿，出波斯国（即西方），每颗值十金。后征赋不足，杂以铜黛给之，独绛仙得赐真螺黛不绝云。黛玉之名实本于此，仍重绛仙二字，言其为朱女也；犹惧人不明，特用绛株仙草点名，又写黛石画眉以证实之。且绛仙扬州人，正是黛玉同乡，其非泛名可知。

吴三桂问陈圆圆曰：“卿在畹第乐乎？”陈曰：“红拂尚不乐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黛玉《五美吟：红拂》一绝诗云：“尸居余气扬公素，岂得羁縻女丈夫？”完全用圆圆口气，其为陈咏也无疑，各家均未指出。

王《索隐》“提要”谓：黛玉父名海，母名敏；海去水旁，敏去文旁，加以林之单木，均成梅字。小宛生平爱梅，庭中左右植梅殆遍，故有影梅庵之号。书中凡言梅者，皆指宛也。固是不知第一义谛乃在北京煤山、扬州梅花岭，关系亡国恨事，非但一己之爱好。王索隐于第六回叙刘老老家世，断定为刘三秀，甚是。但于小小家姓王，因贪王家的势利，便连了宗，指为黄祖名元甫者，奴于陈氏。又曰王成影黄亮功。而于南方土音黄王不分，及借笑话中黄王连宗以讽，并《过墟志》三秀伯兄讥黄之先本姓王，以背主而易为黄（与贪势利连宗恰合），均未指出。太疏。

八回将通灵宝玉放大字迹用篆籀，正写玉玺，而惧人疑非胎儿所能衔，正作者自己圆谎处。宝玉反面文字均有寓意：一除邪祟（表示帝统之正邪不容伪篡）；二疗冤疾（为争宝玺往往成冤仇。观王莽夺玺及孙坚、袁术争玺等历史即知）；三知祸福，得玺为福，失玺为祸，可以预知（与《王命》论福善祸淫亦有关系）。不特影照医治魔魇一案发生，喇嘛之作祟，兄弟之冤仇，宝位之得失也。

康熙间有陈鹏年诗狱，因其《重游虎邱》律中有：“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苏州总督噶礼旁注密劾，必谓

“金气尽”为满州王气已尽，“石头顽”以复明为顽民。与本书一名《金玉缘》，一名《石头记》。又称宝玉为顽石，皆有关合。满人尝有指摘《红楼》为谤书，又嗔满人多不解，反爱好之，亦囑札之流也。清末后妃皆爱本书，西后尝自拟史太君；瑾、瑜二贵妃令画苑绘大观园图，令内廷臣工题诗。盖久矣不识忌讳，亦可见本书之影响。

宋徽宗尝咏晚景，诗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临天宇玉乾坤。”论者以为金人入汴之讖。本书金玉因缘，亦隐用此诗意。且枕霞阁及咏雪诸诗中，霞字皆代表金字可知。徽宗又有《金芝诗》云：“定知金帝来为主，不待春风便发生。”与本书赏海棠诗意亦相似。

宝钗封蘅芜君，王《索隐》以蘼芜附会之，非是。乃用《拾遗记》武帝息子延凉，卧梦李夫人授帝蘅芜之香，帝惊起，香气着衣枕，历月不散典故。以写其为后妃耳，且正与冷香丸相应。

会稽寿鹏飞作《红楼梦本事辩证》云，马水臣谓增删《红楼梦》为曹一士。曹字谔廷，号济寰，上海人。雍正进士，官兵部给事中。屡上封事于康熙。未通籍时入京，假馆某府者十余年，与《樗散轩丛谭》所云《红楼梦》为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者适合。又考，曹有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兼禁挟仇诬告诗文一疏，未列全文。予于《近世中国秘史》中查出原疏，乃知此疏奏于乾隆二十年胡中藻文字狱后，则一士与曹霑正同时人。详视疏语，似为《红楼梦》预谋宽禁作地步者。全文曰：古者太史采诗，以观民风，借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风尚之美恶（本书宗旨寓焉）。即虞书在治忽，以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及周季，子产犹不禁乡校之议。惟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虽属闻人圣人亦必有两观之诛，诚恶其惑众也。往者造作语言，显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世宗因其自蹈

大逆而诛之（与本书石呆子一案有关），非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知府游虎邱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即“代谢已怜金气尽”一联与金玉木石之语绝似，故特提出以为防御，非无意识之引证）。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则。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愆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改评诗书，指摘字句（即胡中藻一狱指摘“一把心肠论浊清”以为毁清，以及“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暂歌南风竞”，“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等诗句，与本书论清浊，以及“东风北风大雪联”句，并宗词联语中日月等字样，均易发生攻讦）。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胡狱罪及其师鄂尔泰及张廷玉。而胡之属男十二岁以上皆斩立决。干涉人甚多故云），破家亡命，甚可悯也（即四十八回“为这点小事弄的人倾家败产，也不算什么能为的”批语）。臣愚，以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此即指雍正九年陆生称之狱，因摘陆所著封建、府县等论以为借古讽今）；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胡中藻诗狱，而本书五美吟、怀古诗似之）。即有序跋偶遗纪年（本书不计朝代年月），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即真事隐所由来也）。使以此类意旨，此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势将检举本书，不可不防）。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包蒙即不索隐）。伏读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之事，一概扫除。仰见圣明，廓然大度，即古歌奏采风之盛（乘机而入，真是能手）。臣窃谓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讳，则在野之笔札（本书自在其内）焉用吹求（善自为地步如此）？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援赦者，条例上请，以便明旨钦定（往事不论）。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本书真事既隐

踪迹难寻），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好手段），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而本书不至得罪），告讦之风可息矣（果自此疏上后，文字禁稍宽，而本书始得安然风行一世，先生可谓善自谋矣）。

清稗史称康熙己卯南巡，驻跸于江宁织造曹寅之署。曹奉母孙氏朝谒，上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作者利用此语写史太君为清孝庄后，不但借其家四次迎驾写南巡也。

《辩证》谓恒王殉国指周遇吉事，又谓婉嫔将军指姜瓖，与蔡王两案所云皆遗本事，不知林四娘实有其人。扶隐谓婉嫔为鬼话，此虽附会，尚有可取处。因林四娘事在《虞初新志》及《聊斋志异》，均以鬼话著名故尔。

《辩证》谓巧姐当是胤俄影子以俄娥同音。嫦娥乞巧即可影射，不如东莪（多尔袞公女）之与嫦娥更为确切。

《辩证》谓薛蟠影射胤提，引康熙谕中有“大阿哥生性暴戾，乃不安静之人，务须严加看守。”以证薛称大哥，及杀人入狱事甚似。又云不拘一格，不限一人一事，更得读本书法。

胡林翼常云“本朝官僚全以《红楼梦》一书为密本，故一入仕途即钻营挤轧，无所不至。”此评殊出人意表。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亦足为本书关系政治一证。以予所闻，则清末年之官僚，皆以官场现象记为秘本矣。

《梵天庐丛录》载：“常熟何君立作《董妃风筝诗一首并序》云：董小宛归庵皋冒先生后，清明踏青，携风筝放之；一线直上，不让吕偏头也。泊入禁苑，遂无此逸兴，亦不克有此逸兴也。诗云：‘薄命谁嫌一纸轻，东风抬举上瑶京。衣裳想像春云展，环佩归来夜月明。最擅回旋如意舞，真传缥缈步虚声。将人比物频搔首，不尽茫茫碧汉情。’董妃放风筝，事虽琐屑，然辟疆之《影梅庵忆语》及诸卑史皆未记之，亦一异闻也。”此事足关董妃未归清宫者之口。本书放风筝特重黛玉，正由本事